

变动中的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 多维空间实践与理论探索^{*}

刘思伟^{**}

【内容提要】 本文提出了一个多议题空间和多尺度地理空间叠加的网络分析框架，以期弥补传统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之不足，并分析了南亚区域案例。南亚国家在多维空间的安全新实践正重塑其地区安全复合体，结构正从传统印巴两级转向多层多节的立体网络化结构。印度的中心性正不断提升，但复合体网络并非向树状等级网络方向演化，而是朝着关涉不同安全群组的多节多层网状网络发展。印度对南亚中小国家的安全控制力不宜过分夸大。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发展演化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其中网络效应因素不可忽视。当前，除以领土安全为核心的南亚次大陆安全网络外，与其紧密嵌合在一起的其他几个子网络值得高度关注，如以海洋安全为核心的北印度洋区域安全网络，以气候、水及能源安全为核心的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区域安全网络以及以数据安全为核心的网络空间安全网络等。这些子网络的参与者更多元，意味着更多外部“渗透”发生，进而引发其以不同方式重塑南亚安全空间，改变安全依赖关系，并形塑地区安全复合体结构。

【关键词】 地区安全复合体；南亚；网络分析；空间实践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1508
(2024) 04-0001-20

DOI: 10.13252/j.cnki.sasq.2024.04.01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印太战略’背景下中国—南亚安全关系变化研究”（项目批准号：22JJD810025）的阶段性成果。

** 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一、问题提出和文献综述

南亚指位于亚洲南部的喜马拉雅山脉中、西段以南及印度洋之间的广大地区，它东濒孟加拉湾，西濒阿拉伯海。喜马拉雅山脉和印度洋等自然地理特征对区域安全有着重要影响。新世纪以来，特别是过去10年，南亚地区国家的安全实践正变得越来越多样化。这些实践活动涉及不同的议题领域，不仅有传统安全议题，还有大量的非传统安全议题，比如气候变化、食品安全、水资源匮乏、传染病、数据安全和恐怖主义等。另外，南亚国家的安全实践不仅限于传统地理意义上的南亚陆地空间，还扩展到了流动的海洋空间以及无边界的虚拟网络空间等。这种多维度空间的安全实践如何重塑了南亚区域的安全空间结构，进而又如何影响南亚地区的安全复合体，是学术界需要解答的重要问题。另外，近10年来“印太”概念兴起，印度借助“印太”关系网络拓展战略空间，强调自己在南亚以及印度洋地区扮演领导者和“净安全提供者”角色，这是否引发了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发生结构变化及其是否已完全被形成中的“印太地区安全复合体”^①覆盖，也是学术界需要探讨的重要问题。

目前学界对于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演化的解读呈现多样性，其中某些观点甚至具有竞争性。一些学者认为长期以来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的结构并未经历根本性改变。比如，巴里·布赞（Barry Buzan）等在《地区安全复合体和国际安全结构》一书中认为，冷战后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连续性。不过，他也表示这并非是指没有任何变化，并提到了印巴两级结构正在弱化。^② 2011年巴里·布赞再次撰文表示，尽管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本身发生了很多事件，但在结构上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然而布赞也提到，由于中国的崛起，在区域背景下南亚与东亚的区域安全

^① 目前有学者认为印太地区安全复合体正在形成。详见孙云飞、刘昌明：“‘印太’地区安全复合体的形成与美国霸权护持”，《教学与研究》，2019年第12期，第5—12页。

^② [英] 巴里·布赞、奥利·维夫：《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潘忠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8页。

复合体之间的互动越来越明显。^①

但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发生了较大变化。如有观点认为，冷战结束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进入大变革与大调整阶段，不过其基本边界没有改变。^② 这种观点认为，随着印巴彼此实力的消长，印度对巴基斯坦的安全关切度不断下降，印度不断努力摆脱地区的束缚，一方面主导南亚，另一方面向着全球大国的道路迈进。时至今日，印度完全是南亚地区唯一的霸主，形成了以印度为中心的地区单极大国安全复合体。^③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有不少学者认为过去 10 年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变化显著，其中一些研究特别强调中国在其中扮演的新角色。例如，哈沙·森纳亚克（Harsha Senanayake）探讨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对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的影响。他指出，这一倡议改变了南亚传统的安全动态，迫使人们重新考虑中国作为地区内部成员而非外部力量的角色。^④ 阿姆布里什·达卡（Ambrish Dhaka）也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如何作为外部力量改变南亚区域安全复合体模型。他指出，这一倡议在南亚地区引起了激烈的地缘政治反应，影响了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关系，并可能导致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向两个或更多小复合体转变。^⑤ 另外还有一种观点与上述观点不同，即认为在冷战期间，大多数南亚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来自国外，而今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尽管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竞争依然存在，但大多数南亚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来自

① 2011 年巴里·布赞撰文《在去中心化的世界秩序中的南亚安全复合体：十年后的地区和力量再思考》，对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再次进行了深入分析。布赞将南亚视为一个典型的地区安全复合体案例，用以发展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布赞认为，南亚国家面临多维度的安全挑战，这些挑战主要源于内部安全动态，同时也与外部因素相关联。参见 Barry Buzan, “The South Asian Security Complex in a Decentering World Order: Reconsidering Regions and Powers Ten Years 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8, No. 1, January 2011, pp. 1–19.

② 随裕臣：《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视角下的南亚安全研究》，山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 年，第 28 页。

③ 同上。

④ Harsha Senanayake, “Understanding the Dragon’s Entry to South Asia: Revisiting the 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 Theory,” *Torun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3, No. 1, 2020, pp. 73–91.

⑤ Ambrish Dhaka, “The Geoeconomic Simulacrum of BRI and the South Asian 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 *Peace Review*, Vol. 35, No. 4, 2023, pp. 638–651.

内部。^①

总体来看，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的变化是无疑的，但如何理解和评估这种变化急需一个有效的分析框架。尽管现有的地区安全复合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注重区域空间视角的安全分析框架，并强调了区域安全的动态构建性，但它在解释地区安全复合体的形成和演变方面仍存在局限性，尤其是在提供可操作的分析方法来观察和理解微观层次的变化方面。考虑到南亚国家的安全实践在不同的空间层面上展开，本文主张除了时间维度之外，空间维度的分析同样至关重要，这包括考察多样议题空间以及多尺度地理空间。基于此，本研究试图运用网络理论和分析方法来改进现有的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分析框架，并借此分析南亚区域案例。

二、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的发展演化及局限性

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或者区域安全复合体，RSCT）起源于巴里·布赞在其1983年首版、并于1991年再版的著作《人民、国家和恐惧》中提出的“古典”复合安全理论。1988年，巴里·布赞、奥尔·维夫（Ole Wæver）和杰·怀尔德（Jaap De Wilde）合作出版的《新安全论》对“古典”复合安全理论发起自我挑战。2003年布赞和维夫共同出版了《新安全论》的姐妹篇《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其对“地区安全复合体”的新定义是：“一组单元，它们的主要安全化、去安全化进程，或者这两者被相互联结在一起，以至于不能把它们的安全问题彼此分开来合理地进行分析或解决。”^② 根据他们的观点，全球系统存在多个地区安全复合体，它们被定义为一种持久性的友好与敌对关系的子全球模式，地理上具有连贯性的安全互依性。地区安全复合体涉及“无政府结构”“边界”“极性”“社会性建构”四个内核结构变量，依据内核结构变量的不同，划分出无结构地区、被覆盖地区、标准地区安全复合体、中心化地区安全复合体、大国地区安全复合体与超级复合体等多种类型，并提出维持现状、

^① Aakriti Tandon, Michael O. Slobodchikoff, "Security in South Asia," *The Commonwealt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08, No. 4, 2019, pp. 117-119.

^② [英] 巴里·布赞、[丹] 奥利·维夫：《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潘忠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4页。

内在变革、外在变革三种地区安全复合体的发展前景。^①

总体来看，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是一个全面的分析框架，它强调在分析地区安全时考虑不同的变量。为了分析一个地区的安全，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要求在四个层面进行分析：国家内部层面的安全挑战、国家之间关系层面、地区之间互动层面，即地区与周边地区的互动，以及全球大国在地区中的角色。^② 以上四个层次构成了安全组群。该理论不仅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对国际体系的理解相契合，而且还融入了建构主义的元素，因为地区安全复合体的形成和运作受制于系统内各单元之间的友好与敌对关系模式。这种模式使得地区系统不再是对权力分布的机械反映，而是还取决于行动者和解释者的行为和解释。^③

然而，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也存在不足。例如，有学者提出该理论主要关注已经建立起来的地区安全复合体，而忽视了这些地区安全复合体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这意味着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尚未充分解释新兴区域安全复合体的结构和动态。尽管该理论保留了解释力，其大多数假设仍然可行，但也需要解决与安全景观变化相关的理论缺陷，例如在应对国际社会结构变化（包括权力平衡、区域和跨区域层面的安全安排、友谊和敌意的演变模式）的偶然性，以及其在解释安全威胁和威胁感知变化方面的局限性。有学者就提出地区国家的领导人在塑造区域安全动态中的作用被现有的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所忽视。^④ 另有不少学者还提到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过于强调国家的作用，忽视了非国家行为者（特别是网络行为者）在当代安全动态中的重要性。^⑤ 爱丽丝·希尔斯（Alice Hills）解释了非国家行为者——非洲警察局长——在构建安全化

① [英] 巴里·布赞、[丹] 奥利·维夫：《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潘忠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4页。

② 同上。

③ Barry Buzan, Ole Wæver, "Security Complexes: A Theory of Regional Security," in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Regions and Powe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40-82.

④ Barney Walsh, "Revisiting 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 Theory in Africa: Museveni's Uganda and Regional Security in East Africa," *African Security*, Vol. 13, No. 4, 2020, pp. 300-324.

⑤ Petr Zelinka,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Theory of Security Complex from the Network Approach Perspective," *Czec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43, No. 4, 2008, pp. 52-74. 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和安全研究在概念化安全方面发生了变化。安全不再仅仅局限于军事和政治领域。国家不再是唯一的参照对象或功能性的安全行为者，非国家行为者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方面的作用。她认识到，在非洲，安全化的举动和区域主义与日常政治是不可分割的，国家的利益（意味着现任政权）和个人关系对动态至关重要。希尔斯得出结论，尽管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仍然相关，但它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变化，即“它呈现了一个静态的世界图景，无法解释如何或为什么各种安全级别被操纵、颠覆或仅仅是为了适应不同情况或目标而改变”。^① 另有学者还指出，巴里·布赞的“地区安全复合体”注重国内层次、地区层次、地区之间层次和全球层次的纵向连续性研究，缺乏对这四个层次之间的横向关联性分析。

正因如此，学者们也尝试对这一理论进行扩展和优化，以增强其在当代的适用性和实用性。比如，阿马布尔（Dennis Senam Amable）提出了一种分析框架，用于识别地区安全复合体（RSC）的早期阶段，以补充现有理论。这一框架关注 RSC 的早期结构，并强调外部大国在 RSC 的出现和演变中所扮演的角色。^② 在实证研究方面，范佳睿则尝试突破巴里·布赞对于“亚洲超级安全复合体”的框定，研究了“印太”海洋超级安全复合体的聚合，认为以南海海域为内核、以“印太”区域为外延的海洋超级安全复合体已初步形成；这一安全复合体的聚合受到各国的权力关系预期与地缘政治想象的影响。^③ 尽管不少学者对传统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进行了优化，但这些补充往往只关注理论的某一方面，未能提供一个综合而有效的分析工具，以便更精准地捕捉并解释地区安全复合体中的变化，尤其是在不同安全空间的发展演化方面。

综上所述，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强调了区域安全的复杂性，并提供了理解区域安全事务的宏观框架，但该理论在具体操作性分析方面存在不足。另外，虽然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强调了区域的构建性，但还是过于强调对区域的清晰界定以及由地区大国界定的“极性”概念，这或多或少让理论解释力变弱，也掩盖了区域空间中更大流动性的可能性。随

^① Alice Hills, "Managing the Interface: Regional Security and Substate Politics in Africa," *African Security*, Vol. 1, No. 2, 2008, pp. 92-114.

^② Dennis Senam Amable, "Theorizing the Emergence of Security Regions: An Adaptation for the 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 Theory," *Glob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 No. 4, 2022, pp. 1-17.

^③ 范佳睿：“‘印太’海洋超级安全复合体的聚合”，《世界经济与政治》，2024年第3期，第127页。

着各类新兴安全挑战的出现，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需要不断更新和扩展，以更好地解释和预测区域安全动态。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也急需开发新的分析工具，提供包括对地区安全复合体形成和演化过程的更详细描述，以及对缓冲区形成条件的分析等。^①为此，本文试图将现有理论与网络理论方法相结合，以期提供一个更加令人满意的解释框架，从而深化其对地区安全复合体的理解，并寻求为其带来更为精确和动态的区域安全事务分析视角。

三、尝试构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基于网络分析法

地区安全复合体的现实构成相当复杂，它涉及多个国家、非国家行为体、多样化的安全问题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试图提供一个分析这些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关系的系统框架。但当前的理论在处理这种复杂系统时，其方法框架的精细度不足，缺乏具体、有效的分析工具来深入探究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动态关系。因此，本文尝试引入网络分析方法，以新的视角来探索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的实践应用，尤其是观察和分析安全复合体的渐变过程。在这个系统中，各个行为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依赖关系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网络。

目前来看，适应国际关系和地区安全研究的网络分析法主要是社会网络分析法。另外随着计算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复杂网络分析（Complex Network Analysis）也开始流行。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NA）主要关注的是个体之间的关系模式，它通过分析社会实体（如个人、组织或国家）之间的联系来研究社会结构。复杂网络分析则更侧重于网络的整体属性和动态行为，它通常涉及大量的节点和连接，并且这些网络可能表现出复杂的拓扑结构和动态特性。地区安全复合体大多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网络，既涉及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涉及非国家行为体的活动、地区冲突、资源分配等多个方面。因此，结合社会网络分析和复杂网络分析可以提供一个全面的分析框架，更好地理解这些复杂的相互作用。

^① Leszek Sadurski, "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 Theory: Why Is This Concept Still Worth Developing?" *Athenaeum: Polish Political Science Studies*, Vol. 75, No. 3, 2022, p. 148.

这些分析可以帮助识别关键行为体、权力中心，以及网络中的结构洞，并理解网络动态及其如何影响整个系统的行为。网络中存在不同类型的节点，包括关键节点、次关键节点以及一般节点。因此，与先前理论过度强调“极性”的概念相比，网络分析框架中“节点”的概念更具灵活性，既可以是具有显著影响力的中心节点，即“极”，也可以是影响力一般的普通节点或次关键节点。

网络分析能够追踪网络随着时间的演化，包括新关系的形成和旧关系的断裂，从而也更容易识别出地区安全复合体网络的结构变化，而不是过于依赖现有理论对于“极性”变化的考察。另外，网络分析也可以为解析地区安全复合体变化提供新的路径，比如重视各行为体互动的网络效应等。根据巴里·布赞等学者的观点，地区安全复合体的发展演化受到外部环境变化和内部变革因素的影响，因此应该注重国内层次、地区层次、地区间层次和全球层次的纵向连续性研究。但正如有学者指出，这种框架缺乏对这四层次之间横向关联性的分析。的确，网络分析既重视其内外因素的变化，也注重其中的复杂网络效应因素。比如外部环境，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可能会导致节点之间连接的改变，所以全球安全环境、技术变革以及地区力量对比变化等外部因素，都是影响地区安全复合体变化的重要因素；但值得关注的是，无论是社会网络分析还是复杂网络分析都会强调其网络效应因素，比如网络级联效应、涌现性的效应以及偏好依赖效益等，也同样在地区安全复合体的变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鉴于这些网络效应因素在现有的理论框架中并未得到充分重视，因而在后续的案例分析中将会被特别关注。

其一是网络级联性效应 (Cascading Effects in Networks)，是指在一个网络系统中，一个节点或一组节点的状态变化（如行为、属性或功能）如何通过网络的连接结构传播，从而影响其他节点，导致一系列连锁反应的现象。网络级联性效应可能会对地区安全复合体带来双重影响，例如安全威胁的扩散，使得地区安全复合体中的国家面临共同的安全挑战，这可能会促使国家之间加强合作以共同应对。但同时，网络级联性也可能导致安全困境，即因为竞争和猜疑而产生新的安全问题。例如，海上安全困境可能会传导到陆地互动关系上，从而影响整个地区的安全态势。因此网络级联性效应还提示研究者，需要关注地区安全复合体中不同子网络之间的相

互联系和互动，这种联系能够促使整体网络结构发生改变。

其二是网络涌现性效应（Emergence Effects）。涌现是复杂系统中主体与系统内部外部环境相互作用、不断演化，从而导致系统产生全新特性的一种现象。这种新的特性是整体特性，并且能够持续演化。^①涌现性描述了网络在宏观层面上出现的不可预见的行为或特性，这些行为或特性是由网络中个体之间的互动产生的，不能简单地从单个节点或边的属性中预测。在地区安全复合体分析中，涌现性可能表现为新的安全机制、合作模式或冲突形态的出现。

其三是偏好依附效应（Preferential Attachment），即所谓的“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现象^②，主要是指新加入网络的节点更倾向于与已经具有较高连接数的节点建立连接。这种现象导致网络中的一些节点逐渐成为拥有大量连接的“枢纽”节点。在地区安全复合体中，一些强国或具有战略资源的国家，可能会成为其他国家的优先合作伙伴，这会影响地区内的力量平衡。另外，背景性知识，包括传统合作习惯等因素，也可能会在复合体网络的演变中扮演重要角色，因为这些因素可能影响网络中的“优先连接”。

另外值得说明的是，地区安全复合体分析聚焦特定区域，但区域是动态建构的，而且各行为体的安全实践不一定局限在传统的地理空间中。比如，南亚地区国家的安全实践空间不仅涉及南亚陆地空间，也涉及流动的海洋空间以及无边界的网络空间等。因此，除了考虑时间维度，本文强调观察和解释地区安全复合体演变时更需要考虑空间维度，即不同议题的空间和不同尺度的地理空间组合，可能呈现不同的地区安全复合体图景。本文提出构建一个多议题空间和多尺度地理空间叠加的网络分析框架，旨在弥补先前理论分析中过于侧重多尺度地理空间研究，而忽视议题空间探讨的不足。有学者就曾指出，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似乎假定除了“后现代”地区安全复合体（欧盟和北美）之外，多元化的安全

^① 罗家德、万怡、高馨：“复杂社会系统的涌现现象——以大数据分析结构与行动的共同演化”，《社会学研究》，2024年第2期，第134—155页。

^② 黄孝岩、李国祥：“RCEP国家农产品贸易网络格局演变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基于复杂网络视角”，《国际经贸探索》，2023年第10期，第31页。

领域和层次在其他地区并不是那么重要。^① 但本文认为, 在不同议题和尺度组合的空间中, 参与行为体、安全的规则和安全互动模式, 甚至包括权力的流动都可能存在差异性。

四、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结构的演变： 从“印巴两级”到“多节多层立体网络”

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 (South Asian Security Complex, SASC) 是巴里·布赞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的一个重要应用案例。布赞等学者一开始就将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定义为标准的安全复合体, 以印度和巴基斯坦为核心, 形成了一个典型的两极内核结构。该结构根植于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相互安全化。^② 根据这一理论, 南亚国家面临的多维安全挑战主要是由于内部安全动态以及与外部因素的关联。例如, 由于经济增长、大量的军事开支和庞大的人口, 印度成为该地区最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同时, 它与巴基斯坦的敌对关系以及在任何困境中的脆弱性, 使得南亚秩序呈现出双极化的特点。^③ 但随着印度实力的增长, 有学者认为南亚地区复合体已经演化为以印度为中心大国的安全复合体。不过学术界对于这种演变进程评估不一致。但毫无疑问, 南亚国家的安全实践日益多样化正在影响地区安全复合体的结构变化。

从网络分析视角来看, 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的结构正经历显著变化, 从以印度和巴基斯坦两级结构 (双节点网络) 转变为多节多层的立体网络结构, 并呈现以下几个特征。

其一, 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网络结构同时具有无标度^④和小世界^⑤的某些特征。目前, 这种网络并未趋向于形成树状等级结构, 而是发展成由众多小型安全族群构成的多层次、多节点的网状结构, 并且“子网络”的

① [英] 巴里·布赞、[丹] 奥利·维夫:《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 潘忠岐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年, 序第4页。

② 同上, 第101页。

③ 同上, 第101页。

④ 无标度网络通常具有高度的不均匀性, 即网络中节点的连接数分布呈现幂律分布。

⑤ 小世界网络的特点是大部分节点并不直接相连, 但大多数节点可以通过少数几步连接起来。

数量正在逐渐增加。随着南亚国家安全实践在多维空间的持续扩展以及外部行为体参与度的不断提升，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网络结构正逐渐演变为一个日益开放的、多元多层的立体网络结构。在这个立体网络化的安全复合体里有不同的安全组群，而每一安全组群可被视作一个“子网络”。各子网络中行为体之间的联系和互动模式，包括依赖关系、信息流、资源流动等并非都一样，其重点关注的安全议题也不尽相同。比如，以领土安全为核心的传统南亚次大陆安全组群依然是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中最为重要的安全群落。在这个子网络中，最重要的节点是印度和巴基斯坦，印巴两国围绕领土安全等相关议题的相互安全化构成了该网络的主要日常实践。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印巴两国综合实力对比的显著变化，这一子网络也正在经历变革。除此之外，一些与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紧密嵌合的其他安全群组网络也正在经历显著变化，比如以海洋安全为核心的北印度洋区域安全网络，以气候、水及能源安全为核心的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区域安全网络，以及以数据安全为核心的虚拟网络空间安全网络等，均值得高度关注。这些安全网络的参与行为体更加多元，涉及众多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这意味着更多外部“渗透”可进入南亚区域安全场域，进而引发其以不同的方式重塑南亚安全空间，并形塑传统地区安全复合体结构。具体来说有以下方面。

一是以海洋安全为核心的北印度洋区域安全网络。新世纪以来，随着印度洋战略重要性的提升，相关方围绕印度洋安全事务的博弈加剧。南亚5个海洋国家（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马尔代夫）位于北印度洋，这个子网络不仅涉及沿岸国家，还有诸多域外利益攸关者。北印度洋区域安全网络主要是以海洋安全为核心，海上航线的安全、海军力量的平衡、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海洋资源安全以及海底基建安全等，都是这个子网络中的重要议题。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海洋实力，印度在该网络中扮演最重要的关键节点角色。巴基斯坦在西北印度洋区域也是重要的节点，但整体来看，其中心性不及印度。其他重要的利益攸关大国，包括美国、中国、法国等，也参与到这个区域开发与安全化进程中，成为子网络重要的“节点”国家。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南亚国家与外部行为体的海上安全互动甚至要强于南亚国家内部的互动，根据2022—2023年南亚5个海洋国家参与海上联合军演情况绘制的网络图就可以观察到这一特征

(见图 1)。未来,随着南亚各国在海洋领域安全实践的逐步增强,海洋安全问题在南亚地区安全议程中的权重预计将进一步上升,从而使得北印度洋海洋安全网络对整个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网络的影响会进一步凸显。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印度热衷所谓“印太战略”,且善于利用与美欧国家构建“印太”小多边合作网络,北印度洋安全网络可能会更进一步嵌入形成中的“印太”海洋安全复合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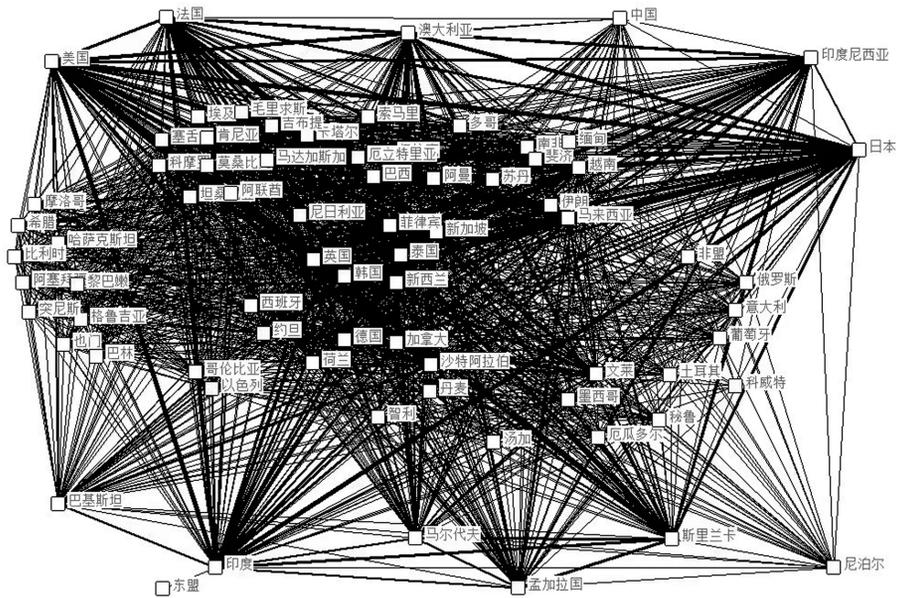


图 1 2022—2023 年南亚国家参与海上联合军演网络(笔者自制)^①

二是以数据安全为核心的南亚网络空间安全网络。网络空间是一个没有物理边界的虚拟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信息流动、数据传输、网络服务等都超越了传统地理空间的限制。网络攻击往往跨越国界,这促使国家之间进行更多的国际合作来应对共同的网络安全威胁,开展网络安全治理。然而,网络空间的匿名性和复杂性也增加了国家之间的不信任和误解,有时甚至导致矛盾与冲突。目前从全球视角来看,发展中国家

^① 本文基于人工收集数据生成的南亚国家参与海上联合军演网络可视化图,基于 Ucinet6 与 Netdraw 绘制。图中节点代表国家,连线代表国家间是否共同参与相同演习,网络为加权无向网络,连线粗细代表不同权重,权重为共同参与的演习数量。感谢川大南亚研究所硕士生许纯皓提供制图帮助。另需说明的是,由网络中涉及国家多,构图密集,个别国家的名称未完全显示。它们是塞舌尔、卡塔尔、科摩罗、坦桑尼亚和莫桑比克。

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拉大，使得网络资源和技术的接入机会不均，加重了网络空间的分裂现象。^①从理论上来说，在以数据安全为核心的南亚网络空间安全网络中，域外相关行为体可以随时进入这个网络。值得一提的是，诸多非国家行为体，如黑客组织、犯罪集团和恐怖组织可能出于政治、经济或社会目的进行网络攻击和破坏活动，对地区安全产生重大影响。以2017年的一种“蠕虫式”（WannaCry）勒索软件攻击为例，虽然这次攻击是全球性的，但它也影响了南亚地区的多个国家，包括印度和巴基斯坦。^②又例如“幼象”组织，自2020年以来对南亚国家政府、军事、国防等实体进行了规模性定向网络攻击。^③这个组织的攻击手法和资源逐渐丰富，攻击目标也从南亚地区扩展到中国。他们的攻击活动包括针对特定国家的军队、政府机构投递攻击文件，例如自解压攻击文件、Office文档攻击文件等。此外，他们还发起了针对南亚多国的大规模钓鱼网站攻击，以及针对特定国家的政治相关目标投递恶意的“安卓木马”等。

三是以气候、水和能源安全为核心的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区域安全网络。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Hindu Kush Himalaya, HKH）是指跨越阿富汗、不丹、中国、印度、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8个国家的高山和高原区域。^④这个地区包括10条主要河流的源头，是地球上永久性冰盖面积最大的地区之一，也被称为“第三极”。此外，该地区拥有全球36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区中的4个、全球200个关键生态区中的60个，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⑤，为该地区及其邻近区域提供了多种生态系统服务。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对全球气候模式有着重要的

^① 王宇涵：“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重塑网络空间的全球信任与合作”，中国社会科学网，2023年11月17日。

^② 尽管印度没有主要公司或银行报告其业务活动受到大的影响，但据估计印度约有40,000台计算机受到影响。Pushkar Sudhir Baviskar, Manikant Roy, “Wanna Cry Ransomware: A Case study in Indian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eative Research Thoughts*, Vol. 6, No. 5, 2018, pp. 811-814.

^③ “长期入侵南亚多国的印度黑客组织‘幼象’攻击转向中国”，环球网，2021年11月20日。

^④ Philippus Wester, et al., *The Hindu Kush Himalaya Assessment: Mountains, Climate Change, Sustainability, and People*, Springer, 2019, p. 31.

^⑤ Ibid., p. 128.

影响，尤其是在水循环和季风系统中。这个地区的气候与水安全对于周边的数亿人口至关重要，同时，水能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也直接关系到众多国家的能源安全。除了马尔代夫和斯里兰卡这两个海岛国家外，其他南亚国家均为这个子安全网络的成员。近年来，气候变化导致冰川融化、极端天气事件增多，对水资源、生态系统和当地人们生计造成威胁。喜马拉雅地区的气候变化和水资源等议题也已经被安全化，相关国家围绕这些议题的互动增多。一方面，这些非传统安全议题让地区国家认识到合作的必要性，但另一方面则加剧了相关利益攸关方之间的不信任。由于地区国家之间共享多条河流，如何公平、有效地分配和管理这些水资源，一直是区域合作的重点和难点。例如，尽管印度和巴基斯坦签订了《印度河水协定》，两国围绕水资源的争议仍然时常发生。

其二，印度在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网络中的中心地位正日益增强，但其对南亚中小国家的安全控制力不宜夸大。南亚中小国家在变动复杂的地区安全网络中更倾向于追求多元化的政策选择。印度作为南亚地区综合国力最强且安全联结关系最广泛的国家，无疑是该地区安全复合体网络中占据中心地位的关键节点。随着印度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安全实践向多维空间扩展，印度也极力通过其网络位置和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影响地区安全态势。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整体来看印度在地区安全网络中处于关键节点位置，但这并不代表它能完全掌控复杂的地区安全网络。近来马尔代夫要求印度撤军的事件凸显小国在维护自身独立性和决策权方面的能力和意愿。^①在各个不同的子安全网络中，印度并不总是能够占据主导地位，这一点在流动性强的海洋空间和无边界的网络空间中表现得较为明显。事实上，包括美国、中国、日本等在内的外部行为体正越来越多地参与该地区的经济、政治与安全议程，并发挥重要作用。在此背景下，南亚中小国家也有更多选择，地区安全复合体网络结构的等级性也开始降低。

第三，在不同的子安全网络中，外部大国参与或介入的方式和程度不尽相同。新世纪以来，相较于其他外部国家，美国介入南亚安全事务更

^① 马尔代夫要求印度撤军的事件起始于马尔代夫总统穆伊兹上任后，他承诺要减少对印度的依赖，并维护马尔代夫的国家独立和主权。2024年1月，马尔代夫在与印度的高层核心小组会议上表示，要求印度军队在3月15日之前撤离马尔代夫。

深。不过美国介入的方式和程度也在不断调整变化。在陆上安全方面，除了印巴安全事务之外，美国在阿富汗进行了长达 20 年的军事介入，以打击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美国目前已从阿富汗撤军。尽管美国依旧保持对南亚地区反恐问题及其相关安全议题的关注，但其在区域安全事务的介入策略已实施了相应的调整。在推行“印太战略”的背景下，美国显著提升了对印太海洋安全领域的资源投入和关注度。这种调整与美国已将南亚纳入印太地缘政治的框架中不无关系。比如，2019 年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中提到，美国正在加强与印度的主要防务伙伴关系，同时寻求与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孟加拉国和尼泊尔的新兴伙伴关系。^① 近年来，美国加大了与南亚国家的海上合作，尤其是与印度的合作，以对冲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美国还通过军事援助和合作协议，支持南亚国家提升其海军能力和海上监控能力，以应对海盗、恐怖主义和其他海上威胁。以美国与斯里兰卡的合作为例，2017 年，双方进行了 30 年来美国航空母舰——“尼米兹”航母打击群——对斯里兰卡的首次港口访问，并举行了首次双边联合海上战备与训练（CARAT）演习。2019 年，两国增加了在印度洋安全和灾难应对方面的互利后勤安排合作。^② 另外，美国也开始强调与南亚国家在清洁能源、网络安全等领域展开合作。例如，自 2023 年 1 月启动“美印关键和新兴技术倡议”（iCET）以来，美国和印度在深化和扩大关键技术领域的战略合作方面取得进展，涵盖了太空、半导体、先进通信技术、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技术和清洁能源等多个领域。^③ 美国介入方式的调整反映了其全球战略布局和在南亚地区的利益变化。

第四，诸多非国家行为体也是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网络中的重要节点，它们正在以各种方式重塑其网络结构。比如，在海洋领域，南亚不少

^① Department of Defense,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Preparedness, Partnerships, and Promoting a Networked Region,” 1 June 2019, p. 21, <https://media.defense.gov/2019/Jul/01/2002152311/-1/-1/1/DEPARTMENT-OF-DEFENSE-INDO-PACIFIC-STRATEGY-REPORT-2019.PDF>, 11 November 2024.

^② Ibid., p. 35.

^③ The White House,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dia Continue to Chart an Ambitious Course for the Initiative on 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y,” 17 June 2024,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4/06/17/joint-fact-sheet-the-united-states-and-india-continue-to-chart-an-ambitious-course-for-the-initiative-on-critical-and-emerging-technology/>, 11 November 2024.

国家参与了环印度洋联盟、印度洋海军论坛等地区组织，这些地区组织或机制在设置安全议题和构建安全关系网络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不过，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简称“南盟”）的发展并未达到预期，尚未成为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关键节点。另外，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海洋生态保护领域，非国家行为体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孟加拉湾大型海洋生态系统（BOBLME）就是由全球环境基金（GEF）主导的，并受到挪威、瑞典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的资助。^① 在喜马拉雅地区的气候、水治理实践中，国际和地区组织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ICIMOD）等。^② 另外，其他非国家行为者，如恐怖组织、分离主义团体、跨国犯罪网络等，在该地区的安全网络中也十分活跃，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甚至能够影响国家行为体的政策和国际社会的应对措施。

五、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演化动因：复杂网络效应因素

众所周知，影响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发展变化的因素众多。比如，外部环境的变化可能会导致复合体网络节点间连接的改变，所以全球安全环境、技术变革以及地区力量对比变化等外部因素，都是影响南亚安全复合体变化的重要因素。近年来大国权力博弈对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的影响就不可忽视。印度的崛起和对大国地位的追求、中美战略博弈，以及印度洋区域作为重要战略舞台的地位提升，都在塑造着南亚地区的安全环境。这些因素不仅影响了南亚地区国家的外交政策和安全战略，也推动了地区安全复合体的发展演变。目前来看，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在一定程度上已经

^① IUCN, "Navigating the Bay of Bengal through Collaboration: BOBLME II Sets Sail," 26 January 2024, <https://www.iucn.org/story/202401/navigating-bay-bengal-through-collaboration-boblme-ii-sets-sail>, 11 November 2024.

^② 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ICIMOD）出台了不少关于喜马拉雅地区气候变化的报告，如《2015年喜马拉雅气候与水资源图集：气候变化对亚洲五大主要河流域水资源的影响》。该图集揭示了喜马拉雅地区水资源的状态和命运，该地区极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也是世界上贫困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又如，《兴都库什喜马拉雅评估报告：山脉、气候变化、可持续性与人类》包含了关于可持续山区发展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支柱的重要科学研究，并将作为基于证据的决策制定的基础，以保护环境并促进人民福祉。汇编的内容基于300多位领先研究人员、专家和政策制定者的集体知识，由中心协调的喜马拉雅监测与评估计划（HIMAP）收集。

与更广泛的区域或跨区域安全复合体紧密相连，如印太或亚洲的安全复合体。它们不仅相互交织，更是呈现出一种嵌合的态势。另外，内部的变革也是推动地区安全复合体发展演变的重要因素。南亚地区的国家之间关系复杂，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紧张关系、印度与中国在边界问题上的复杂纠纷等，都可能导致地区安全形势的突然变化。另如气候变化、流行病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发展和传播具有跨国性和联动性，也都在或多或少地改变地区安全的依赖关系。除此之外，影响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变化的若干网络效应因素也同样值得关注。

首先是网络级联效应。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在不同空间中的子网络（如陆地、海洋、网络空间等）相互交织，可能会产生复杂的级联效应。例如，新世纪以来印度在海洋上的安全实力得到增强，这可能会加剧巴基斯坦对安全威胁的感知，从而促使其在陆地上采取应对措施。同样，印巴两国在陆地上的冲突也可能反过来影响它们在海洋空间中的合作意愿。有学者就提到当前评估印巴核威慑稳定性的风险，不仅取决于印度和巴基斯坦在陆地和空中部署的第二次打击能力，还取决于它们在海上部署核武器的能力。^① 同样，传统的陆上安全危机也可能传导到网络空间。以 2019 年普尔瓦马袭击事件导致的印巴危机为例，尽管危机期间许多观察人士关注的是印巴边境冲突甚至是核冲突的风险，但此次危机也在网络领域产生了后果。据悉在此期间，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恶意软件和网络钓鱼攻击（旨在窃取机密信息）大幅增加。美国网侦系统公司（Netscout Systems）跟踪了 6 个印度和 3 个巴基斯坦的高级持续威胁（APT）组织，这些组织可能是两国政府支持的黑客。^② 这种跨空间的互动和相互影响，使得南亚地区的安全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和多变。

其次是网络涌现性的效应。比如，近年来南亚及印度洋地区涌现出不少小多边网络，这些规模和功能各异的网络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网络的结构。这些小多边网络通常涉及三四个国家，专注于

^① Levesques, Antoine, Desmond Bowen, and John H. Gill, "Nuclear Deterrence and Stability in South Asia: Perceptions and Realities," IISS, May, 2021.

^② Ben Farmer, "India and Pakistan Waging a Cyberwar over Kashmir Intelligence," *The National*, 27 November 2019, <https://www.thenationalnews.com/world/asia/india-and-pakistan-waging-a-cyberwar-over-kashmir-intelligence-1.943333>, 11 November 2024.

特定的安全议题。例如，印度参与了多个小多边网络，包括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四边、美国—印度—以色列—阿联酋四边、印度—日本—澳大利亚三边、印度—法国—澳大利亚三边（已受到 AUKUS 的影响，需要重新启动）、印度—日本—美国三边、印度—印尼—澳大利亚三边以及印度—法国—阿联酋三边等多个安全合作机制。虽然这些小型多边网络并非专门针对南亚地区安全事务而建立的合作网络，但印度作为其中的一员，使得这些网络对南亚地区安全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尤其是像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这样的小多边。另外，南亚地区的孟加拉国—不丹—印度—尼泊尔（BBIN）合作倡议^①以及印度—斯里兰卡—马尔代夫三方合作（现已经演变成成为“科伦坡会议”）^②等小多边网络，甚至可以作为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网络中的子图或社区，它们的存在和动态对整个网络的结构和功能均有一定影响。

最后是偏好依附效应。在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中，偏好依附效应的一个显著表现是小国对印度的安全依赖。在历史上，由于地缘政治的邻近和印度的军事、经济实力，南亚的小国如尼泊尔、不丹等，或多或少依赖于印度的安全保障。随着实力的增强和资源的增多，印度通过军事合作、技术转移和经济援助等多种方式，试图增强小国对其安全的依赖性。这种做法可能会影响到南亚小国的决策。然而，这种依赖性不宜过分夸大。首先，小国在处理与印度的安全关系时，往往采取多元化的安全策略，以避免过分依赖单一国家。例如，尼泊尔在加强与印度安全合作的同时，也在寻求与中国、美国等其他大国的合作，以平衡大国关系。另外，随着全球和地区力量对比的变化，新的偏好依附模式也可能正在形成。例如，美国、中国等域外大国为南亚小国提供了新的经济和安全合作选项，这可能促使这些国家调整其对印度的安全依赖。

余 论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了一个多议题空间和多尺度地理空间叠加的网

① 这个网络涉及能源安全等议题。

② 这个网络以海洋安全议题为主。

络分析框架，以期弥补传统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不足，并分析了南亚区域案例。网络分析方法作为一种工具，适用于解析地区安全复合体在不同空间的变化，以理解地区内安全相互依赖的复杂关系。社会网络分析和复杂网络分析等，能够揭示区域内外多行为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互动模式，从而捕捉到安全威胁以及权力和影响力等要素如何在不同的议题和地理尺度空间中流动和分布。这种方法不仅关注国家行为体，也纳入了非国家行为者，如移民社区、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等，它们都在塑造安全空间和安全依赖关系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虽然网络分析，特别是复杂网络分析往往涉及定量分析和模型构建，增加了研究难度，但网络思维和方法在理解地区复合体发展演变的优势方面是无可争议的。即使不使用定量方法，它也能改进定性研究，让研究者更注重观察各层面（特别是各子网络）的变化以及可能产生的网络效应。值得一提的是，地区安全复合体网络中的“节点”概念相比之前的理论过于强调的“极”的概念更加具有弹性，可以成为具有控制力的关键节点（即“极”），也可以是普通的节点。

南亚国家的安全实践正变得越来越多样化，这些实践不仅涉及多个议题领域，而且在多尺度空间中展开。因此，理解其发展演化需要识别不同议题和不同地理尺度之间组合的子网络的差异性，也需要对多样化的叙事和实践开展系统分析。目前来看，被传统理论定义为标准安全复合体的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的结构，正从传统的印巴两级结构转向更多节多层的立体网络化结构。在日益复杂的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网络中，印度的中心性显著，但不应该夸大印度的主导性，从而掩盖不同空间中行为体互动的多元化和扩散性等特性。目前来看，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并非向树状等级网络演化，而是朝着由不同安全群组成的多节多层网状网络发展。随着印度实力的增强，其在特定安全议题上对小国的影响力确实有所上升，然而，这并不代表在所有议题和空间领域，印度对小国的安全控制力都有所提高。外部环境和内部变革等诸多因素在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演变中发挥重要作用，但仅考虑这些因素不够，还需要考虑网络效应因素，即网络级联效应、涌现性效应以及偏好依附效应等。当前，相比以领土安全为核心的传统南亚次大陆安全网络，与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嵌合在一起的其他几个安全网络正在发生更为显著的变化，比

如以海洋安全为核心的北印度洋区域安全网络，以气候、水和能源安全为核心的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区域安全网络，以及以数据安全为核心的虚拟网络空间安全网络等。这些网络与外部联系更多，意味着更多外部“渗透”可进入区域安全场域，进而引发其以不同的方式重塑南亚安全空间，改变安全依赖关系，并形塑安全复合体结构。值得关注的是，未来北印度洋区域安全网络可能进一步融入形成中的印太地区安全复合体。中国作为一个邻近南亚地区的大国，需要对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的发展演变高度关注。中国的西部地区与南亚地区接壤，该地区的不稳定可能对中国西南边疆安全和社会稳定产生直接影响。此外，中国在南亚与印度洋地区有着重要的经济和战略利益，且涉及“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诸多项目。该地区的安全动态是评估相关项目风险和制定应对策略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